

举手之劳

■ 龙立榜

鸡的照片，配上“贫困户自家养的土鸡，有需要的联系我”的文字后发到朋友圈，接着又将照片和文字转给老公，叫老公转发他的朋友圈。

不一会儿，梅子和她老公的手机就滴滴的响个不停，那些都是朋友们的留言提示音。梅子一一翻看信息，有的问价格，有的问品种，有的问远近，有的什么都没问直接微信红包预付。不到半个小时，梅子的手机就有十多个“客商”了。

等梅子他们返程时，她和老公已共有“客商”25个，共需30只鸡。到了晚上，发展到“客商”32个，40只鸡。

梅子打电话给里郎组的组长，叫他转告赵光平夫妇明天早上把鸡关好了，她早上要来拿鸡，40只。

半个小时后组长回电话，说赵光平能卖的只有20只，梅子叫组长想办法，组长说这根本用不着想办法，很多人家养的土鸡都担心卖不出去。

组长语气里有掩藏不住的喜悦。

第二天，单位有急事要应付，直到下午梅子才稍有闲暇，便又叫上老公，拿上纸箱和袋子，驱车直奔大溪村里郎组。

来到赵光平家院子，梅子看见赵光平夫妇俩和五六个乡村妇女还在蒙蒙的细雨中守着面前的鸡笼等候，梅子心里顿时漫起一阵愧疚，连说对不起。

赵光平看见梅子来了，呜呜哇哇的嚷个不休。

赵光平的老伴说：“我家老头以为你不要了呢，正想把鸡放出来吃食呢……”

给鸡腿捆绳子、过秤、装箱。

很快，梅子和老公在组长和乡亲们的帮助下把40只土鸡装进了后备箱。

摊开笔记本一算，40只鸡共128斤，按照事先说好的每斤38元计算，一共4864元，梅子如数将款额交到组长手中，叫他分配给赵光平和乡亲们。

回到家，梅子和老公立马挨家挨户地给朋友送鸡去，直到晚上10点多才送完。回到家一盘算，自己贴油钱不说，由于鸡在载运过程中不断排泄，导致重量少了一斤多，自己倒贴了52元。

梅子心里很充实、很愉悦，她知道她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当晚，梅子在日记里写道：扶贫，不是表面的填表格按手印，如果能以己之力，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才是真正的扶贫，哪怕只是举手之劳，就如今天。

颗颗黄澄澄的果子掩在叶瓣里，释放出芬芳浓郁的气息，在我头顶上盘旋，脚下的风似乎甜丝丝的。此时此刻，我仰起脖颈，呼吸着从菠萝地里飘来的空气，一股股清香在我心间久久流淌。

站在菠萝地高处往低处俯瞰时，这片气势磅礴的“菠萝的海”映在我的眼帘里，成熟的菠萝如万顷碧波里泛起的鱼鳞，喝着初夏的暖阳，跳动着诱人的光圈，给这片土地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辉。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打开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把这个菠萝成熟的季节装进去了。

“菠萝的海”是谁命的名？我不甚了解，只晓得这个有点诗意的名字，已成为徐闻的一张名片。成熟的菠萝，给它们的耕耘者带来一年365天的充盈，尤其菠萝成熟的季节，赐予了这一片土地层叠丰厚的色彩。

接近中午时分，天湛蓝湛蓝的，几乎没有一丝云彩，高悬的艳阳早就把茫茫的雾给驱散了。我看到了远处炊烟袅袅的村庄，鳞次栉比的小楼群虽然在我视线里隐隐约约的，但楼顶镶嵌的琉璃瓦还算清晰可见，瓦片上的那抹金色，就像是金黄的菠萝皮叠起来的。这时，一位老果农发现我眺望远方的小楼群，他脸上荡漾着无比欣慰的神情，笑逐颜开地告诉我：那里的民居小楼，被当地人称为“菠萝楼”。

在返程的路上行走，我拐进菠萝地里，与正在摘果的果农一起，他们像在大海里的捕捞者，肩上的竹篓装满了鳞光，有的挺着直直的腰杆子，口里哼着雷州民谣，脸庞灿若桃花，几乎每条皱纹里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停在路边的手扶拖拉机，就像停在金海岸边的渔船，满载着沉甸甸的欢笑，一辆接一辆地向金色铺垫的大道驶去。留下的，只有与我一起沉醉的果农。

四月的一天上午，我怀揣着采“海”寻芳的梦想，再一次来到这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刚下车时，一片片绿与黄交融的菠萝地，一下子拉直了我的视线，仿佛沐浴在秀色可餐的春光里。一望无际的绿丛在泥土中，张扬着生命的坚韧，一

在鸣沙山，五人组成一个驼队，为我们牵骆驼的是一个女的，跟我年纪差不多。山上等人时，跟她聊了几句，得知：五头骆驼是属于五家的，一头骆驼5000元，大概能活30多岁，三岁开始训练，训个半年到一年的样子，就可以来干活了，通常干个十年就老了，干不动了。我看那些骆驼，想象它们老时，感觉简直就是那些负重如山的老父亲。我问她一天能走几趟，她说，现在是淡季，也就一趟，有时还一趟都没有。我说，旺季呢？三四趟？她说，那么多，怎么走得动。她指的是人。在沙漠里走，的确是累，刚才我已经体验到了。下山时只有四人，空出一头骆驼，而且是最前面那头，我们问那女人：为什么不骑上去？她没说为什么，但她不骑。

在鸣沙山顶，我看近处沙漠妖娆的胴体，再看看远处与沙漠接壤的荒凉村落，就感觉到了沙漠的美是多么残酷，如蚌病成珠。如果沙化继续加重，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美丽的沙漠，可那代价，何其沉重！审美与实用常常悖谬，但护生佑生是更高的善的律令，宁愿做审美上的牺牲吧。

肖老师说，他跟一家卖枣的说好了，晚上拿最好的枣子到宾馆来。我和姚氏出门时，卖枣子的还没来，肖老师说，他准备再等一会儿。在水果市场，一家干果摊的摊主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我，态度那个好呀！价格给得低低的，秤给得高高的，而且还说，别人不跟我砍价我还不高兴，你给我价砍得这么低我还高兴呢。仿佛家里来了亲戚似的，一再地礼让着我和姚氏：吃，吃。我们吃了个遍，最后盯上了核桃，也只有它还没吃了。他的核桃个儿大，但属于原生态，没有人为的裂口，我们没吃它是因为没本事打开它。我说，你给我们敲个核桃吃吧。他说，好，好，我给你敲。边敲边说，我这核桃是不给尝的，现在我不光给尝，还给敲好了尝。敲好了，他把核桃仁递到我和姚氏的手上，

我们边吃边笑，幸福得莫名其妙，他很满足地看着我们。他是一个一本正经的清秀的中年男人，应该属于在家不凶，但老婆孩子都不会跟他反嘴的那种。说话软和，是小生意人的那种与世无争的老好人的软和，并非幽默感，更非油腔滑调。这种西北男人的谦和与柔软，使我想起了那位宁夏作家。在我心目中，他们似乎比我们想当然的那种粗犷型的西北汉子更能代表西北男人。我不知道自己具备怎样的亲和力，来赢得他如此的亲善。他说，你说话喜欢带哈，我就愿意听人家说话的这个口气。他还说到本地的一个主持人，说话也喜欢带哈，他也喜欢她。噢，原来我这个不自觉的累赘的口头语，使他觉得某种亲切，于是给了我更多的亲切。可见，没有什么坏事不能变成好事的，没有什么毒药不能变成美酒的，这世界匪夷所思得多么美好可爱！

后来，肖老师他们来了，又在我的热烈推荐下买了他一些杏干和枣子。

好像买的是我家的似的。但我保证他们没买亏。

姚氏说，你看，其他的摊主都在多么羡慕地看着我们这个摊呀。不仅因为我们的摊主卖出了东西，而且因为我们的氛围是多么欢乐温暖融洽亲如一家！我们离开时，他说，你走时再来吧，再来说声再见哈。但我们第二天早上五点半

■ 人生况味

不只是风景

■ 李美皆

我们边吃边笑，幸福得莫名其妙，他很满足地看着我们。他是一个一本正经的清秀的中年男人，应该属于在家不凶，但老婆孩子都不会跟他反嘴的那种。说话软和，是小生意人的那种与世无争的老好人的软和，并非幽默感，更非油腔滑调。这种西北男人的谦和与柔软，使我想起了那位宁夏作家。在我心目中，他们似乎比我们想当然的那种粗犷型的西北汉子更能代表西北男人。我不知道自己具备怎样的亲和力，来赢得他如此的亲善。他说，你说话喜欢带哈，我就愿意听人家说话的这个口气。他还说到本地的一个主持人，说话也喜欢带哈，他也喜欢她。噢，原来我这个不自觉的累赘的口头语，使他觉得某种亲切，于是给了我更多的亲切。可见，没有什么坏事不能变成好事的，没有什么毒药不能变成美酒的，这世界匪夷所思得多么美好可爱！

后来，肖老师他们来了，又在我的热烈推荐下买了他一些杏干和枣子。

好像买的是我家的似的。但我保证他们没买亏。

姚氏说，你看，其他的摊主都在多么羡慕地看着我们这个摊呀。不仅因为我们的摊主卖出了东西，而且因为我们的氛围是多么欢乐温暖融洽亲如一家！我们离开时，他说，你走时再来吧，再来说声再见哈。但我们第二天早上五点半

就离开敦煌了，我没时间跟他说声“再见哈”了。此后的几天，每当我和姚氏需要有人关怀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哈”——这是我们给他的代号。有了“哈”，这世界就充满爱。

走向宾馆。在门口，肖老师远远地看见了下午约好的卖枣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还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儿。女人尚存哺乳期的臃肿，但仍掩不住本来的健硕，显然，那才是她生命的底色。女人浓眉大眼，笑得质朴灿烂，如野地里的向日葵，那份蓬勃与健朗，似乎足以带走生命中所有的哀愁。她长得太像倾城的妻子谢烨了，气息都像。我最服膺这样的女人，充满力与美的女人。肖老师说，一直在等你，老不来，以为不来了，就去夜市上买了。女人说，记错了宾馆名字，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找到这里。女人依然笑着，没有抱怨，只是遗憾。女人又说，既然来了，就看看吧，绝对是最好的枣子。女人是开着小汽车来的。一个男人过来帮他掀起后备箱，他是她的父亲，我看倒像她的兄长，也就五十岁的样子。肖老师买了她一斤大枣，最后她还给添上几个。我真为她遗憾，跑这一趟，恐怕连油钱都不够，她也遗憾，但依然不抱怨。她的父亲拉起小孩儿说，买这些就买这些吧，走了。十分平和，并不劝说看在大老远跑来的份上多买一点，更不粘缠和强求。西北人真是淳朴。

我们进了宾馆大厅，在灯光下把她的枣子跟“哈”的枣子对比了一下，虽然价格高不少，但品质的确是好，值。

肖老师说，我再回去买点吧。或许，他也是不忍心吧。我也希望他多买一点。我是不吃枣子的，原想买点回去送人，可刚才买了“哈”太多的杏脯杏干，实在带不了了，要不然也会买的。

出去走走，看风景固然重要，但一地的民风民情有时比风景还让我心动。要想真正在心里入味，肯定不能简单是风景。

■ 诗路花语

一块诗歌的石头曾经不停滚动，甚至在雨夜犹如一团火焰般滚动。它在群峰之上的松树林间滚动。也在云层密布的天空中滚动。记忆中

人已经模糊。只有这块石头还很清晰。什么样的石头？语言的，音乐的。滚动的声音带着弦律；有时候是奏鸣曲，

有时候是摇滚乐。有时候就像佛偈。但是这块石头今天停止了滚动。静止在

一棵树下。终于停止，与群山融为一体，成为群山的一部分。这是它永恒的归宿。

这块石头。如今只有存在是真切的。

这块石头，谈论它变成一种冲动。

谈论它，对它曾带给我们的给予赞美。

一块石头，扭转人们对石头的认识。

它带来的音乐回声袅袅，驻留在心中。

自然而然

杯子里的水已经凉了
落着一层浅浅的灰

人到晚年

声带是一个枯黄的瓜囊

当虫鸣吹响夜的号角

我会静静闭上双眼，关上灯

等待落幕

人，不过是落在自然里的
一粒尘埃

放下，才能再次飞起

海，或目光

■ 杨发勋

海很忙，有那么多的浪要涌
它理不理我都一个样

我只是盯着一只船在看
就那么看着直到
把船看成一尾时光之鱼

风起时，鱼激灵一跃
钻进浪丛

逃出，我目光的网——

天上什寒（散文诗）

■ 林燕

与你初见，应是春日的黄昏。

你在云端，任一条蜿蜒的山路指向
云雾缭绕的山顶上，你，被时光机锁
刻在海拔800米的云端之上。

而身后的山林退去，喧嚣的杂音退
去，红尘远，已在万丈开外。

你似一坛尘封多年的山楂酒酿，吸
吮天地的精华，醇厚的养分托起男人们
的骨架，在深山里筑起温暖的人间。

这里的人儿，不管你叫不出得出他
们的名字，他们都姓着一个古朴的“黎”
字或“苗”字，他们的脚上沾着泥土，眼
里带着笑意，一抬头，便能照亮彼此的
一生。

一扇虚掩的柴门被清风轻轻地推
开，春日的阳光很暖，黄色的小菜花从
列队整齐的菜园子里探出头来。

亲爱的，乡间的白色蒲公英还不懂
得流浪。

你还未曾染上浅淡的乡愁。

只是，那从虚掩的柴门里走出的老
妇人吐出亲切的一声“侬啊”，却让你瞬
间双眼噙满泪花。

■ 浮世遗章

老秋的生活

■ 严敬

处寻找着可以利用的垃圾。老秋的一
天就是这个样子了。没有筹谋，没有被驱使，高兴怎样就怎样，简简单单。

老秋早已退休，儿女也都长大成
家，老伴身体尚好，于是，他的生活便
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放羊，拾破烂，喝
茶。很久都没有见他纵酒了。以前，
他一饮酒，就要醉，就要说出一连串的
浑话，把本来还算稳健的脚步走得
歪歪斜斜。

每每见老秋卖了破烂，又安然坐在
小店喝茶，总使我心生感慨。谁似他
能把日子过得如此简单呢？生活的
枝叶让他砍削得所剩无几，仅仅只
留下一条供自己吸收养料的根须而
已。同时，他又像一个文章高手，删
去了文字中冗长无用的部分。

也许许多人对老秋的生活不屑一
顾，看得出来，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聪明的是，老秋并不以此为意。

有的人完全有能力把生活过得
简单一点，然而却见他日益张狂，任
什么事都弄得一样复杂。我还没有
那样的能力，所以我时刻处在奔走之
中。

海南日报

投稿邮箱
hrbzpb@163.com

菠萝的海

■ 曾权

要看“菠萝的海”，最佳的时机应该是每年的四月到初夏之间，因为初夏正是菠萝成熟的季节。

“菠萝的海”位于雷州半岛南端徐闻县的曲界镇。据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前，那里是一片树木茂密、杂棘丛生、野兽藏卧的山地。后来垦荒人以挥镰把锄持铲的简陋方式，开始了他们劈荆斩棘、革路蓝缕的征程……具有顽强意志、坚忍不拔的垦荒人啃了一地又啃了一山，还有陆续续进来的推土机，日日夜夜发出轰隆轰隆的回响，把这片沉睡的荒山震醒了。垦拓的这片土地，不知印下多少人的足迹，洒下多少人的汗水……斗转星移，春夏交替，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一年又一年的勤耕点播，才有今天这片好大的“海”。

这片“海”成了一道风景，它吸引不少人的眼球，外地来观光的人络绎不绝。我的故乡在“菠萝的海”，曾去过几次，但每次去的时候，都不是菠萝成熟的季节，只好扫兴而归。

四月的一天上午，我怀揣着采“海”寻芳的梦想，再一次来到这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刚下车时，一片片绿与黄交融的菠萝地，一下子拉直了我的视线，仿佛沐浴在秀色可餐的春光里。一望无际的绿丛在泥土中，张扬着生命的坚韧，一

颗颗黄澄澄的果子掩在叶瓣里，释放出芬芳浓郁的气息，在我头顶上盘旋，脚下的风似乎甜丝丝的。此时此刻，我仰起脖颈，呼吸着从菠萝地里飘来的空气，一股股清香在我心间久久流淌。

站在菠萝地高处往低处俯瞰时，这片气势磅礴的“菠萝的海”映在我的眼帘里，成熟的菠萝如万顷碧波里泛起的鱼鳞，喝着初夏的暖阳，跳动着诱人的光圈，给这片土地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辉。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打开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把这个菠萝成熟的季节装进去了。

“菠萝的海”是谁命的名？我不甚了解，只晓得这个有点诗意的名字，已成为徐闻的一张名片。成熟的菠萝，给它们的耕耘者带来一年365天的充盈，尤其菠萝成熟的季节，赐予了这一片土地层叠丰厚的色彩。

接近中午时分，天湛蓝湛蓝的，几乎没有一丝云彩，高悬的艳阳早就把茫茫的雾给驱散了。我看到了远处炊烟袅袅的村庄，鳞次栉比的小楼群虽然在我视线里隐隐约约的，但楼顶镶嵌的琉璃瓦还算清晰可见，瓦片上的那抹金色，就像是金黄的菠萝皮叠起来的。这时，一位老果农发现我眺望远方的小楼群，他脸上荡漾着无比欣慰的神情，笑逐颜开地告诉我：那里的民居小楼，被当地人称为“菠萝楼”。

在返程的路上行走，我拐进菠萝地里，与正在摘果的果农一起，他们像在大海里的捕捞者，肩上的竹篓装满了鳞光，有的挺着直直的腰杆子，口里哼着雷州民谣，脸庞